

佳作

作品：我的夢和遺忘的人

得獎者：邱比特

邱比特，一九八六年生，現就讀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得獎感言

獻給痛苦。



我的夢和遺忘的人

有一些夢，真要去踏逐，難度過高。或許諸多科技之發展，正是用以滿足這些緣生於好奇、脹大於欲望的想像，像潘朵拉的盒子一只只被打開那樣。

電腦開始變得好玩，以及有戲又有夢，應該就是在接上網際網路之後開始的。它的用途才從辦公與運算，忽地變身娛樂和交誼的最主要的工具。

小學時，母親教會我操用很原始——很不好玩的電腦，在「書中仙」系統裡操換倚天中文，一個字一個字敲打，以及土法畫做表格。螢幕一逕漆黑，只見得少少幾個藍與白的方塊錯落閃爍，直走又橫行而已。那時候，一組普通配備的電腦應該也還沒有搭配滑鼠在螢幕前面流轉，只有鍵盤專職喀喀地將思考敲成聲響。

虛榮的孩子開啓了以電腦打字繳交作業之端。整個夏天，花去好多時間，一豎一槓，打字機一般，將線條逐段敲上去。雙槓邊線、文字、格線、文字、格線……像是織錦，一排接著一排順序羅織，一張表格才斷續成形。

如此大費周章的成就，當然得仔細保存。不過，五又四分之一吋大小的磁碟片那時已漸被淘汰，我開始把資料存到三點五磁碟片。給每一張磁碟片貼上卡通配圖的標籤紙，然後用笨拙的字加上指

示：我的資料。一張又一張，一盒又一盒。每一張磁碟片都標寫「我的資料」，永遠也找不到所尋覓的檔案，只好如原始社會的勤勞，放棄翻看潘朵拉的盒子，重覆循環每一面地圖的耕織作業。

後來，老電腦灌來了微軟三點一作業系統，電腦長出了尾巴，螢幕上的游標不再只是直走與橫行。不再是成片的黑，電腦學會了著色，儘管色塊裡填有好多雜點。資訊年華與孩子臉頰上的雀斑一樣，好像過不了很久，就又換了一張更多精彩的面貌。

爲了迎接網路時代，也爲了不要阻礙母親假日帶回家趕進度的工作報表，家裡又添購了一台先進的電腦，它的作業系統是微軟九五，更鮮豔、更好動。

也爲了與廣袤的網路世界牽上線路，書房裡加設了一組電話。平常時候與一般電話沒兩樣，但是連上網路，它就會明著暗著吱吱嘎嘎地叫，爭取著向世界發出聲音。走經電話線的網路數據機於是成爲又一只潘朵拉的盒子，放釋了更多種若渴的求知欲望，以及更祕密的視覺滿足。

我家算是社區裡很早給電腦安裝網路的。鄰居小孩都還擠在社區雜貨店買機器貓小叮噠漫畫書的夏日，我已經在當時看來繽紛炫目，但今天回頭看去想必無比陽春的虛擬人生裡頭尋找信物。

除了以電腦代替作業紙，便利地拉出一張張進階的圖表，查找笑話和天文與昆蟲生態的介紹，支撐我在現實世界裡裝造的博學，短暫偽裝個多聞又風趣的智多星。

不久後，加上彩色印表機的助虐，網路資料的輸出更加具體。我成天在電腦螢幕前面列列印印復列印，抽屜裡一疊疊偶像明星的介紹，從出生日期、血型，到愛吃的東西、人生座右銘鉅細靡遺噴列

在紙面。

連接世界的網路愈走愈快、愈走愈寬，沒多久就拋棄不小心接起來能聽見的話筒裡的吱嘎響聲。觀看和想像世界的訊號，走進原來留給電視頻道走的黑色纜線。沿著書房的牆的邊，粗粗細細，走來走去各式線路。

潘朵拉的盒子開起來後，彼世界看似滿目琳琅，其實什麼確明的樣貌也看不清楚。

在虛擬世界裡，可以很容易當成溫柔的女生，那是我從小的夢想。如果我是女孩，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向心儀的男孩告白，可以當然地柔弱、自在地撒嬌。

很早，是在那種功能簡易的聊天室，除了選用粉紅的字色，無所變化。於是，我給自己取了暱稱，就進了去。至於身高、體重、性別與所在，我說了算。我若自陳來自月球，搞不好也會有人相信我真的就是嫦娥本人。

早在還沒連上網路，那時候的電腦單機遊戲已經初略滿足過，我的夢。大富翁或者虛擬人生，只要提供性別之選擇者，我絕對選用女子角色。後來，電腦遊戲也被細細的電信線接上了遠地，呼朋引伴都是陌生的真人。我仍選用女子角色。又進步一些，選畢性別，還能細調自己的髮色、膚色。那些爲了恪盡孝道而永遠不敢毀傷的髮膚，也終於有了出牆的夢。

至於國產的入口網站，還沒被跨國公司買去之前功能其實已經十足琳琅。好些日子，網站裡頭被最高密度地使用的服務，無疑是「家族」的一整套功能了。前因後果連連看，「家族」，大概就是後

來各種社群網站的初祖。

網路家族聚住了各種可能，什麼樣的組成都可以在上面築巢。公開的、半公開的、全然私密的，都有組織。實際相識的班級、社團或校隊的情感聯誼與訊息布告有之，純粹為興趣而參加的跑車、彩妝、電腦組裝討論與發問有之，未成年勿進與單純交友的寂寞芳心，更無不在家族裡頭交流、交換與交配。

網路家族的全盛時期，我還醜醜笨笨地在中學裡悶受升學考試的壓侮。鎮日課堂上低埋著重重的頭奮寫考卷，下了課也得忙著訂正與為下一堂測驗臨陣磨磨短槍。每日偶有幾次抬頭，就是為了偷看暗暗愛慕的隔壁班男孩走過窗前。

除了放學前的打掃時間，負責倒垃圾的他會拎著垃圾桶經過；其餘的下課時間，男孩總是邊與同學笑鬧、邊在手上轉著籃球經過走廊。我盯著他從這一格窗子進到下一格窗子，像漫畫裡的王子，連播在一格格畫框裡。

一天，我乘著網路的便利，潛入隔壁班在家族系統裡的班網。假裝誤闖，製作巧合，向隔壁班的男孩示愛。

大概也是賀爾蒙作祟，男孩大開心門納我抱懷。我們申請開設了一個不公開的家族，從青春期少男少女應該追逐的情愛流行歌裡攫了一句歌詞命成家族的名稱，做為愛巢。偶像劇派的愛情小說一般，我們便在這個不公開的兩人社群裡輕舞飛揚。

夜夜，兩個十四、五歲的靈魂，各自在螢幕一端躁動。

除了媒體的愛情文化的滲透，說不定也受到當時正熱的BBS小說助燃。輕舞飛揚，就是小說裡頭，那個以文字與男主角相遇相愛自網路世界的微弱的女孩，的暱稱。

男孩一定擁有一副旺盛的想像力。否則怎能憑著一個卡通味兒濃重的日系風的暱稱就愛上，網路裡頭的那個我。

說起來很公平，因為我是真心喜愛他；但是，這個虛擬的愛情也是不公平的，因為我是躲藏著的一方。

我自私地穿透虛實兩個世界，看著男孩的真實存在。我很輕易地可以從雜沓的全校集會中圈出彼男孩，我也知道，放學後，螢幕方框裡的那個親愛的老公，就是真實世界裡，走過窗框的隔壁班男孩。短短的頭髮、大大的眼睛，斜抿著嘴微笑，便能笑出一個晴天。

但是，他並不知道我是誰。

很久以後的後來，講授古典小說的教授總諄諄告誡課室裡的男同學：「半夜來敲門說要為你守舍炊烹的，一定是女鬼！要把夜色裡的大門打開，就要有勇氣承擔……」

網路上的那個我，大概也是這樣的一種存在。就像《列異傳》裡的〈談生〉故事，可年十五、六的女子，夜半來就生為夫婦，而且不忘對男主角言曰：「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就這樣，纏綿綿綿，在另一個用以看望世界的框裡，他以暱稱與我分享每日的心情。

不過，除了築夢，男孩或許更是欲將夢境踏逐成真的人。中學畢業後，男孩提出見面的請求——其實我們見過啊。但是，我怎能與他相認呢？他一直以為我是女孩，而我卻一直沒有揭實：我不是女孩啊。

我知道他喜歡的是女孩，是網路家族裡的女孩我，不是真實世界裡的男孩我。

雖然男孩仍然體貼，屢次寬限時間，但是他愈是苦苦陳出思戀之想，我就愈加煩惱。

大概是心虛了，或者是任性長大。在他一次見面的要求之後，我不留回應，悄悄從愛巢翕然出走。不宜復留，當相委去。我不再登入彼帳號，宛如賜死那個以卡通味兒濃重的日系風的名字做為網路暱稱的女孩。

潘朵拉在打開了盒子之後，才發現盒子裡面裝的事物，不比夢想美好。於是從此，原本寧靜的世界開始動盪。所以這一次，我不想打開盒子。

一個帳號的登出與捨離不太難，然而，人生情思卻不是。我時常想念男孩，以及就在文字裡頭的，他的溫柔與體貼。

不只是那個充滿記憶的入口網站功能愈來愈多元、祕密愈來愈豐富，各種社群網站孳生。用來傳情的文字漸被影像與音訊取代，無名網誌與相簿繼社群家族而起，成為新一代的情感聚集；接著，臉書、推特又成為更新一代的宇宙。於是，我在各種新出的社群網站上找尋，找尋那些日子裡，在隔壁班、在螢幕框、在心裡的男孩。

入口網站的「家族」只撐到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愈來愈多人登臨雲端，虛擬的人生愈來愈不足為奇。無論公開或者私密，更多資料有意無意都上了網。於是很輕易地，我查到隔壁班的男孩後來念了通訊工程，也以網頁伺服器為主題寫就他的碩士學位論文。

關於網頁、關於連線，我只在使用中使用，從來也不理解它可以怎麼樣被分析與歸納成為學術理論。

後來的古典小說課上，教授沒說完的是：「要把夜色裡的大門打開，就要有勇氣承擔！承擔分離之必然。人鬼殊途，女鬼總有一天得離去。但是，依照中國表記文學的敘事模式，離去的女鬼一定會留下信物。」比如說，《搜神後記》裡頭白水素女「裂取衣裾，留之而去」。

說不定，男孩仍懷念他在網路上承諾疼愛的「老婆」，而且爲了把這個夢和遺忘的人給搞個清楚，所以選讀了通訊工程科系；如同我因爲想要搞清楚那些美夢裡頭的話，是不是含甜如蜜汁，所以念了語言文學。

拆卸與拼裝，從孤寂的鍵盤獨敲，到無際的網路亂闖，磁碟片依舊容易存滿，以及搞混與丟失。通訊程式或者社群網頁，每次的轉移，都像是脫殼，有些對象可以藉之篩去，有些記憶則是會不知道爲什麼總是被記得攜帶。

就算是百轉千迴、離奇曲折，是個夢，又能有多長呢？如果隔壁班的男孩也偶然想起，說不定在

他的記憶裡頭，也躲了一個疑點重重的夢，偶爾在睡時放出一點線索，害人揣念。

希臘神話中，宙斯叮囑潘朵拉不可以將神祕的盒子打開。但是不只潘朵拉，其實大家都好奇，於是神祕的盒子一只只被打開。

最後，當一切飛散。只消一按，便能輕鬆登出。留下來的信物，說不定只能剩下記憶。

典雅的信物

◎周芬伶

雖是老套的網路故事，一個男孩假扮女孩跟真實與虛擬中的男孩談戀愛，非但不是遊戲，感情是真實的，是個跨性別或同性的青澀戀情，只是他不敢現身（出櫃），用潘朵拉的盒子與人鬼戀比喻相當貼切，作者的語言與敘述雖平實，〈談生〉的典故前後映襯，「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折射出同男愛上異男人鬼殊途之痛苦；故事中的女鬼離去後必留下信物，那永遠不知真相的男孩後來念通訊工程系，也許仍未解開這謎題：而扮性的人，爲了搞清楚那些甜言蜜語的真實性，選擇念語言文學系。一場虛擬之戀，終究並非一場空。同志書寫至世紀初，還保有含蓄典雅之美，這也許正是文學遺忘的夢，而有人將它拾起。